

遠生遺箸

梁啟超署

遠

生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遺著
藏書章

卷二

黃遠生遺著卷二

通訊第二

大借款波折詳記

民國元年五月十二日

借款於五月三日決裂矣，欲知決裂之故，有數事不可不知者，茲特從頭概略記之。

▲第一 須知英美德法資本團在滿清時代發生，其團體極固，日俄雖新加入，俄與比款有關係，日本則在若即若離之間，故稱資本團者，以英美德法爲主動也。

▲第二 須知資本團以經濟眼光爲主，外交團以政治眼光爲主，此次以唐總理之另借比款，故外交團乃出而干涉，故資本團之要求不能視爲外交團之要求，而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之密切，在今日英美德法日俄已成一連衡一致力保均平之局，如維也納會議時代列國之對待法蘭西者然，不可諱也。

▲第三 須知資本團之種種無理要求，半關大局上之不肯放心，半由於對唐惡感，其惡感原因，一以認唐氏確係另借比款主動，以爲有失信義，一不信任唐氏財政上之行動，以爲任意揮霍，此次所借比款有五百萬由唐氏攜以南行，皆一律用盡，過於揮霍，此皆資本

團某外人所親對記者言及者也、

以上三種原因、故發生最近結果如下、亦以其事頗屬舊聞、且多爲本報專電所載、故從略記云、

(一)唐總理到京後、銀行團即提出抗議、(第一)取消比款、(第二)謝罪、且已預先運動阻礙比國不能在法國發買債票、總理無法、故一一照辦、而其文中有云、比款由周自齊與比利時銀行代表訂約、經大總統承認、蓋隱爲卸脫地步、而資本團終以唐氏此次爲南北樞紐、一切大政皆由主持、且比款無論在前有何種經過關係、而係由其攜往南京參議院通過成立、無可卸諉、

(二)唐氏提出取消比款信後、初三日開議、英美德法日本資本團代表列席、(一)要求每月開出預算、經外國顧問官核准乃能開支、(二)要求遣散軍隊之用法、必須於北京設一陸軍協會、由外國武官會同商定辦法、於武昌南京各重要處所、實行遣散、遣散之時、由外國武官會同監督、每一兵繳械之後、即發支票一紙、自往銀行收款、其第二事爲外交團所不認許、以爲武官如有不測、外交官不能擔此責任、唐氏已力駁之、故以決裂、(三)決裂之後、即開國務院會議、於是唐氏主張行強迫公債、謂人出萬元之資、本家中

國尚不爲少，得千人便是千萬，且欲強行不換紙幣，蔡元培氏則主張革命之兵多明大義，曉以大義，不難無款而遣散之，若其不肯，則人給募捐委任狀，令其自募，惟宋教仁君則力陳理勢之不可行，借款之不可委曲求全，深爲多數國務卿所認許，熊總長尤肯自行擔任從頭直接磋商。

(四)故初五日由唐總理致五國資本團聲明總理無暇以後，由熊總長直接磋商，而初四爲外人跑馬之期，初五禮拜，禮拜一復跑馬，故必至初七以後，始能開議，而大總統已訂於初八接見資本團，商議轉圜辦法，故此後借款之當局爲熊總長，大總統則爲居間調和人，唐氏直退出於外交團體之外。

(五)熊總長之直接商議，唐氏頗恐其無效，在國務院會議時，已經微露口氣，熊曰即使無效，也不能不從頭一商，且大總統當能居間或可轉圜，而其所恃把握，以爲整頓鹽政行就場專賣法，年可增加八千萬兩，若外人不信，可請一鹽政顧問，較勝監督，且自己向不主張借此款，而於六國或能挽回感情。

(六)資本團既於初三決裂，外交團即於初六下午開會議，會議處分中國問題，此後時於資本團恐有發縱指示之事，至於干涉云云，及增兵入京等事，探之外交團中人，尙未

確定、

(七)比款對於資本團、雖經聲明取消、而比國銀行代表尙未承認、其所持理由、以爲比國借款已經正式通過參議院成立、且已履行債務、無可取消之理由、此不過爲要求賠償地步、但所要賠償、(第一)爲一年空息、(第二)爲契約外之損害賠償、不止如外間所云一年空息已也、其所借之數、實數爲七百五十萬、名義上爲一千萬云、

(八)以此唐總理之地位頗危、第一外人感情太壞、第二參議院中人多主不信任、故唐氏近日實不免陷於困難之境也、

政界內形記

民國元年五月十三日

其一

▲(一)袁唐之關係 自唐氏未入京以先、政界紛傳袁唐齟齬之說、來往電報上多有可證者、惟唐氏到京後、袁唐之外面神情、仍是極相融洽、殊難窺其深處、袁總統到參議院之宣言、所謂教書是也、中間多經唐氏改竄、乃行發表、如外國顧問一節、此中外交情勢、雅有不能不預先聲明者、顧袁氏原稿、比現所宣言者、格外顯露、唐乃改如今云云、最後袁氏原稿、更聲明本總統與唐總理二十年深交、生死一意、望諸君竭力輔助云云、唐乃改如今文、

以此推測，似足爲兩人極融洽之證據。顧觀今日情形，唐氏似確有不能自信者然，然外間謂袁氏已入統一黨，且謂宣言書係章太炎所作，則實係謠傳。

▲(二)唐梁之關係 今假定袁唐不睦，則梁士詒現爲總統府祕書長，且此政體之確定，外唐內梁，皆袁氏之左右手，梁之爲人不能不有所附，附於袁乎，附於唐乎，此大有關係事也。

▲(三)唐氏昨今之態度 唐氏之初奉命爲平和使者也，楊士琦與之同行，謂其所親曰，我不解唐少川當此時勢，爲何如此興高采烈，其興會可想，然近日以來，唐氏意氣凋喪，其同鄉某語人曰，少川最近面色消瘦，過半日食一甌，蓋其所懼非袁非孫，非南非北，誠懼外人之見絕，其心境之變遷者，正在此也。

▲(四)梁氏最近之事業 梁氏最近奉交通部委任爲交通銀行總理，以往日舊部首領，忽承此乏，卽在舊官僚中亦以爲異事，其事次第如下，先是交通部長施肇基之尙未到任也，交通銀行開總會，該會舉陸宗輿爲股東會會長，而阮維和者實爲大股東，請改部派之總理爲股東會公舉，部批可字，乃公舉梁爲總理，以陸爲協理，而其文爲呈明大總統云云，故部中不肯批出，後改爲呈部，乃由部委現，陸不願就協理之席，梁氏擬俟財政部次長發

表後再定，蓋財政部次長非陸卽金還，則梁氏必拉陸入此席，陸若固辭，則繼其任者必任鳳苞也。

▲(五)國務院之主要人物 國務院之主要人物有五人，唐總理、內務趙總長、財政熊總長、教育蔡總長、農林宋總長是也。唐氏每有要議，必就商於蔡宋二君，然蔡君文雅有哲思，宋君穩健持正論，三氏似非能相合者，熊近錚錚有以自信，趙則力守內務獨立主義，當以別種眼光視之，然國務卿之不能和同一致以進行者，則組織之始，已種其因，固無可言矣。

政界內形記

民國元年五月三十日

其二

▲(一)內閣之暫時無恙 唐總理雖於二十日率同國務員全體向總統提出辭職書，經總統慰留後，事亦遂罷，而議員中人不特同盟會以大局爲言，不肯推翻內閣，卽共和黨共和統一黨，則均以前途無替人爲慮，且借款及外交旣敗，無論何人當此難局，亦無旋乾轉坤之手腕，且深慮同盟會卽以今日別黨加於唐者，卽以加之於代唐之人，故亦不肯輕舉此番李國珍等之質問，特不過對於國務員之一番警戒而已，不盡有推翻之意思，故內閣或可無恙。

▲(二)唐熊之關係 熊氏本不贊成另借比款，故到京即願以直接交涉自任，而唐即面言，恐其無效，及至磋商後，唐在國務院親對新聞記者言，謂熊總長初到時，以爲或可交涉，及至交議數次，乃深知外人之深可氣憤，故熊唐於借款關係，實不免有一部分之意見，而議員及報館又分黨派，各有偏袒，同盟會至疑共和黨有推翻唐氏以熊趙代之之意，故唐熊既互相引過，趙又深避嫌疑，刻刻求退，平心而論，趙非能組內閣之人，唐熊各身當大局之衝，時勢之難，較外間爲悉，固不至傾軋如此之深，故熊氏有書致各報館竭力引咎，謂不關唐總理之事，唐熊在參議院尤能互相引咎焉。

▲(三)趙秉鈞氏 趙氏尤一嫌疑之人，其與唐以性質新舊宗旨之進取與保守之不同，本有夙釁，而最近乃以黨派之爭議，外人爭相揣測於其間，故以趙氏狹小之規模，遂成爲政治界之嫌疑人物，其實袁君親信如段如馮如趙，皆有不加入黨派之決心，各黨紛紛要攬，皆爲拒絕，而趙氏人最圓融，其幕府中人同盟會統一黨民社中人及舊官僚無所不有，統一黨有願書致趙，趙並未填入一字，而介紹員遂據爲入黨之證，舉爲參事，故深被嫌疑，趙氏對人竭力自辯，謂我幕府中亦有同盟會人，無不知我未曾入何黨派，可以爲證據，記者觀之，趙氏匪特未必欲代唐，即欲之亦決不能也，趙前既辭職未准，近復將其幕僚遣散。

謂我前有六百元（總長薪俸）尙可分潤，今既不支薪，無法與諸君共生活矣，有知之者謂趙氏頗有微服出走之意，五月警餉尙僅預備一半，步軍統領之兵計二萬餘人，烏珍有空名而不能治事，故步軍實權都在趙氏，自借款不成之消息傳布後，不特土匪蠢蠢欲動，而廢官任意造謠，窮兵日日思亂，若內務部不以精神整理，則北京危矣。

▲（四）國務院 國務院於二五八開諸國務員會議，會議之時，除商量借款外，多係商議各部章程，以財部及各新部言擬章程之事最多，蔡宋劉（海軍）王（工商部署總長）皆寓國務院中，祕書員等亦多寓於院中，故開議甚便，近趙總長辭職不赴院列席，其所對總統陳詞之理由，則曰會議時關係本部之事至少，而現在維持秩序之事，諸關緊要，故以不赴爲便也，國務院近設各新聞記者招待所，許京師內外各記者於每日二時至四時往問要務，以祕書長魏宸組君出席招待時最多，魏君滔滔論辨，善於躲閃要點，誠一法國交際界中出身人物，不愧外部次長之才者也。

▲（五）記者與魏宸組君一席之談 記者於二十日往招待所，正值魏君雄辯滔滔之時，言國事如何緊急，中央應急宜統一，國會應急須開設，參議院不宜斤斤於瑣碎問題，各黨派不宜爭持意見，國且不保，政見何有，政策何有，故若不以保存國家爲前提，則什麼同盟

會，什麼共和黨，大家都做亡國奴隸，魏君固同盟會人而有此言，賢哉，記者既敬聽之畢，乃問近日外交孤立，各國共同一致，而進行異常危險，唐總理對於外交有何作用否？魏君謂陸總長未來，外交部事，多係胡警吾辦，至外交作用，各國以不信用之故，共同一致，雖美國有肯最先承認之心，而不能實行，故非國家統一，臨時政府取消，如何如何，（此時魏君又翻入其前篇議論矣）乃有辦法，記者曰：適所請問，並非外交行政，乃是外交作用，當吾民軍起義之初，親交如美國，不信任吾國之共和如日本，皆欲爭先承認，並非自初共同一致，所以連衡合從而待我者，以吾政府及社會之敗現象有以致之耳，若臨時政府未取消之先，而外交上遂以孤立自安，恐危機日深，將奈之何？魏君又復滔滔雄辯，入於國家統一之得意問題，記者無法，乃直截簡當問唐總理近日頗晤外國公使否？晤時除借款外，頗及他事否？魏君莞然曰：見過見過，昨日（十九）英國公使尙來談至兩三點鐘，但以經濟與政治關係之深，故所談仍係關係借款事居多，此外則爲中國前途深抱危險之感而已，記者以此乃知外交上並無作用之可言矣，因魏君言乃知（一）藏事雖日急，英兵尙未入拉薩，政府飭川滇兵往援，滇未肯應，以前此入川之嫌也，（二）各省來電多關請款，山陝尤急，（三）熱河兵變及蒙古事，連日無消息矣，政府與新聞記者之正式交通，以今日爲權輿，特政府

員與記者諸君之言論範圍及態度，尙當研究，蓋有一二吾同業者所問乃似參議員之質問政府口氣，固爲失體，而如魏君之雄辯滔滔，表述個人意見以爲遁詞，亦大非開誠布公之道，然如魏君態度之開明，論辯之有條理，以之對待新聞家，恰當其職矣。

借款裏面之秘密

民國元年五月十八日

▲前函所陳借款云云，僅其表面之事實，至內外之裏面關係，請繼此述之。

▲此次借款上條件之要求，以匯豐銀行爲主動，其代表人卽希利耶君 E. G. Hillier 是也，比國借款既成，匯豐暨其他各銀行聯合，不爲匯替，上海則由華比銀行自行經理，北京則以華俄銀行經理之，然英國之資本家不以匯豐爲代表而投資於比款之內者甚多，如 Sir Marcus Samuel, Brows and Shimplly; E. G. Sasson and Co; Schrodero; W. Qyreenwell 諸資本家皆是，其他則以俄國資本家爲最多，此等資本家頗有不平於匯豐及其本國公使者，頗聞英國輿論界已發生此種議論矣。

▲據政界某君所談比國借款，當初本以陸宗輿周自齊爲談判人，其後乃由唐紹儀一手經理，事在四國談判之先，四國談判時，實有予人以不堪者，如匯豐銀行交付短款之先，先鈔中國財政出入清單而後去，解款之時只允解到天津，由津至京，則須中國派人自往搬

運、銀行團不肯保險、且須中國寫信聲明、謂中途如有變故、銀行團不負其責、而比公司則無此等情事、比行既非不能付款、而其條件實較四國爲輕、惜南京參議院改原借之一千萬鎊爲五百萬鎊耳、此雖一面之詞、蓋解散四國團避重就輕、本是一種辦法、惜辦之未得法耳、

▲各國銀行團、本不盡能代表本國資本家、銀行團中意見亦不甚一致、而日俄兩國代表所持態度、尤不可研究、故銀行團最酷之事、莫過鼓動其本國公使、指定各一銀行爲各國資本家之代表、實爲共同監督財政之先一著、（現在所要求僅能謂之監督用途、不能謂之監督財政、然既有此共同一致之現象、則將來不知伊於何底、借此款而不預防此著、是其一大失策、）茲將六國團姓氏開列於后、

一 俄國華俄銀行 *Anc Co. Russo-Asiatie Bank* 爲會耶 *T. de hoyu.*

二 英國匯豐銀行 *Hongkong-Shanghai Bank* 爲希利耶 *E. G. Hillier*

三 法國匯理銀行 *Bandue de L' Indo Chine* 爲客散那波 *H. M. Cosenove*

四 德國德華銀行 *Deutsch Asiatische Bank* 爲郭爾推斯 *H. Cordes*

五 日本正金銀行小田切萬壽之助 *M. Odagiri*

六美國摩爾根銀公司 American Group 爲馬克乃特 F. McKnight

記者連日訪問某國外交官及某國銀行代表，據其外交官云：銀行團之意思，不必盡爲外交團所容允，惟中國財政狀態，實有令外人不能倚信者，卽如唐總理之南京演說，袁總統之北京宣言，熊總長在北京報紙發表之財政上之意見，不能不認爲財政上責任之說明，而三君言論各各不同，或云現在一年須八萬萬，或云須六萬萬，或云須十萬萬，卽此可見當局者對於財政無確定之計畫，今若如熊總長所云以十萬萬計之，借款六萬萬尙不足四萬萬，至於最近一年之所收入，至多不過一萬萬數千萬，卽使六國允借此等大批借款，亦不敷一年之用，再過一年，又將如何，加以歷來中國官紀太壞，濫用款項，今民國內外政府現象尙未見有進步，此銀行團要求之由來，至於組織陸軍協會以外國武官會同遣散軍隊一事，實爲危險，外交界必不能允許，（今日國務院會議亦絕對不認此節諒可作罷）繼此以往，惟望銀行團爲分內之要求，而中國內外政府亦有相當之整頓，則保持世界平和各國之意也，至某銀行代表則云：現時六國團所要求，雖有一二國之資本團，不願同意，然爲大勢所牽率，亦無如之何云云。

▲自初七日熊總長轉圜後，銀行團已允暫借六百萬應用，而日內庫空如洗，陸軍部需款

七十萬無著，乃由熊總長函致陸宗輿設法代籌，陸本前此副首領，實一已經交卸之人也。至財政部次長熊意實屬金還，殆已成爲公然之秘密矣。

▲比款原約五百萬磅，既只付九百萬元，以後自無從履約，中國亦未聲明取消，則即須還款也。各報所云取消者，係唐氏對於四國銀行團一面之詞，非對比行之報。

北京黃花岡紀念會

民國元年五月二十二日

在京同盟會，以黃花岡起義諸烈士之殉節，於今恰及一周年，因發起紀念會於三河井大街織雲公所，各黨及社會中流人物到者一千餘人，唐總理是日亦出席演說，畧謂死者諸公爲國就義，此後本會同人亦當如死者之殉國家，茲錄其演說之最有精采者如下：

(一) 蔡元培之演說 略謂去年今日爲黃花岡諸烈士就義之日，諸烈士所懷抱之目的，今已圓滿達到，想諸烈士在天之靈亦當慰藉，惟中華民國締造伊始，我們後死之人，責任甚重，能否達到救國目的，尙不可知，故今日之追悼會，對於死義諸人，不應當感痛，應當羨慕，此在會同人當知者也。諸烈士皆同盟會中同志，同盟會之宗旨，專在犧牲性命以救國家，諸烈士既殺身成仁，死而無憾，我們後死者追悼之餘，當以諸烈士爲榜樣，此後事業方多，我們同志尤不可不具犧牲的性質，敢死的精神，則無事不可做矣。至於同盟會以外之

黨派甚多，對於本會時有詆毀之言，或謂同盟會爭權奪利，或謂同盟會多運動做官者，種種言論，皆污蟻本會太甚。元培深信我們同盟會只知犧牲性命，不知爭攘權利。黃花岡死義諸人，我們同盟會之代表也。（按蔡君演說至此聲色俱厲，口手俱震，似對於某君所發）

（二）章炳麟之演說 略云：吾中國革命手段，向分兩種，一曰明殺，一曰暗殺。暗殺手段，雖迫於事實，不得已時始用之，然不得不謂之卑劣。黃花岡諸烈士起義，乃堂堂正正之明殺也。人格之高尙，真可痛惜。今中華民國成立，諸烈士不及親見，作一番事業，更可爲中華民國痛惜。況諸烈士皆純粹的革命黨，今以一瞑不可復活，而一般齷齪之官僚，現依然存在，純粹的革命黨，現亦多變了官僚派，此真中華民國之不幸也。

（三）胡瑛之演說 略謂：表揚黃花岡諸烈士之言，諸君已發揮無餘蘊，鄙人假此機會，將同盟會之性質，與諸同志一談。一國之主權所在，君主立憲國爲君主，民主立憲國爲總統，立憲國之君主，是萬世一系，主權爲一人所把持，不容假借。至於民主國之總統，爲人民所舉，思欲把握政權，必競爭總統。我們同盟會既爲革命之原動力，欲實行本會政策，故舉孫中山爲臨時總統，及至南北統一，天下輿論，皆以外交上內政上種種關係，不能不假重袁項城，我們同盟會亦服從天下輿論，公舉袁公爲總統。雖是孫中山一人之讓德，實在是我們

們同盟會全體之讓德、至於國都問題、關係甚重、同盟會皆主張建都南京、及訴之天下輿論、羣以北京爲宜、我們同盟會卽犧牲意見主張、

北京參議員、爲國民代表權利極偉、南京參議員、同盟會之人甚多、天下輿論皆以官派不合民主政體精神、我會中之人立即退讓、有此三讓、皆同盟會之美德、此後諸同志仍須以服從輿論犧牲意見爲宗旨、以期光大同盟會造福國家、至於本會所標揭藥之民生主義、天下人心尙多疑惑、殊不知此種主義、皆一般學者研究之結果、以爲非此不足以救民、大凡生齒日繁、經濟維艱、人人無有飯吃、國則不國矣、本會旣以此爲救民之方法、我們則必期達此目的、諸君要知當日我們講革命、人多以爲不成功、今日居然達到目的、民生主義亦猶此耳、但在本會同志抱定宗旨、努力進行而已、

(四)景耀月之演說 略云同盟會本一祕密會、革命成功以後、本應解散、惟同盟會爲天下國民所信仰、革命以後若改組易名、實不易團結同志、故改爲政黨、諸君要知天下最齷齪最醜陋者是政黨、政黨必以競爭政權爲事業、實與強盜無異、我們中華民國建設伊始、組織臨時政府、實一聯合政府、以其人物非出於一黨也、雖有種種關係出於不得不有兩個政黨、在朝黨所行之政策、若誤國殃民、在野黨便可監督之、監督之後、若仍無效、便可